

影劇雙棲明星綉文

● 杜雲之

有聲電影進入影壇

民國十九年、二十年，中國電影事業的中心上海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，那就是有聲電影傳入中國。過去所拍的是默片，銀幕上的演員說話，以及應發出各種聲音，都是無聲的，以字幕來說明。而美國的有聲電影「爵士歌王」等片，在上海等地放映，引起觀眾很大的轟動，中國電影界人士見了，知道無聲電影將被淘汰，必須著手攝製有聲影片，始有前途。

可是，拍攝有聲電影談何容易，關於製作的機械和技術，和無聲電影不同，必須添購器材，改造攝影棚和訓練錄音技師。這些且不去說它，單是演員方面，要他們在銀幕上開口說話，就遇到不少困難；因為過去拍無聲電影不必錄音，演員說什麼方言都不要緊，觀眾聽不到。現在說話聲音傳入觀眾耳朵，南腔北調的方言，就不能在電影中傳出。同時政府又規定，所有聲片均要說國語，不准用方言，以達到普及國語的功效。那些不會說國語的默片時代的明星，就有了困難，面臨將被逐出影壇的命運。

過去中國電影界有個特殊情況，凡是男明星多屬燕趙健兒，也許他們身體高大壯健，在銀幕上神氣。如王元龍等，一口清脆的北平話，拍有聲電影一點也不成問題。而女明星多是南國佳麗，如胡蝶、阮玲玉等是廣東人，要她們說標準國語，就有困難。當時電影界又不像今日的台港影壇，還沒有採用拍了無聲片再配音的方式，而要在攝製時同時錄音，不會說國語，就不能在電影中開腔講話。

軟片幾個銅鈿一呌

因此許多大明星忙著惡補國語，請老師教北平話，隨時糾正發音。其中胡蝶進步最快，不久即能說一口標準國語，在拍電影時應付如裕。阮玲玉學得慢，國語講不好，大為苦惱。據說她後來自殺，除了為情所困，不敢和前夫張達民對簿公堂外，她自感國語不如人，影響銀色生涯，覺得悲觀失望，也是自尋短見的原因之一。

上海三天電影公司是「明星」、「聯華」和「天一」。其中坐第三把交椅的天一影片公司，是寧波邵氏兄弟所創辦，也是後來香港和星馬邵

氏電影機構的前身。但那時的「天一」，是邵氏昆仲的老大邵醉翁主持，他對於有聲電影有濃厚興趣，投下鉅資，向美國租用錄音器材和聘請技師，首先在上海拍攝片上錄音的有聲影片（早期還有一種用唱片配音的有聲片，效果欠佳，後來淘汰了。）而主演有聲片的女主角，不是外人，是「天一」老闆娘陳玉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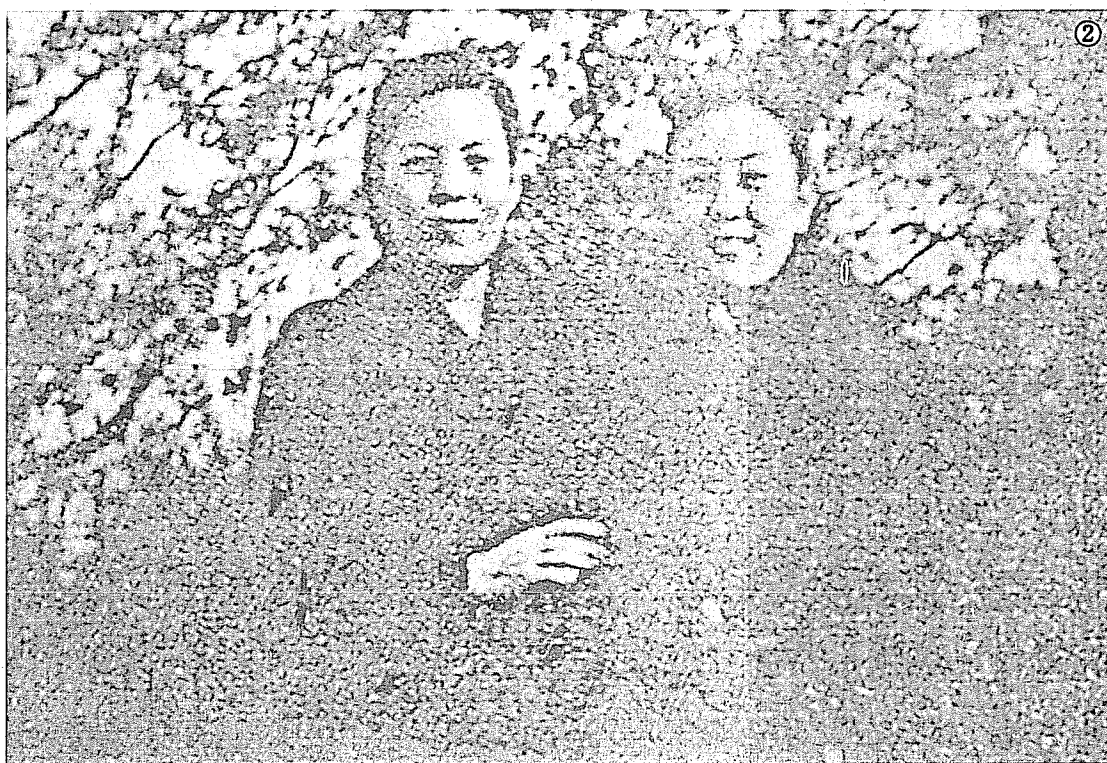
陳玉梅真實姓名是費夢敏，是孟河著名醫生的女兒，最早曾在商務印書館電影部（後來改名為國光電影公司）拍過影片。再轉入天一影片公司，邵醉翁驚為天人，大捧特捧，又娶了她為妻。看見當時胡蝶和張織雲均有「電影皇后」的榮冠，於是花錢活動上海一家小報，舉辦讀者投票選舉，把陳玉梅也捧上了「電影皇后」的寶座。現在拍有聲電影，問題來了，陳玉梅只會講一口上海話，國語說不來。於是臨時鑽鍋，請了一位北平來的姑娘，教她說國語。拍片時跟在陳玉梅背後，隨時糾正發音。果然勉強應付過去。

這位教國語的北平姑娘，拿了天一影片公司三十銀元的月薪，在「芸蘭姑娘」拍片時，進入攝影棚工作。有一天，片中缺少一個扮喜娘的演



①舒綉文的便裝照。

②舒綉文（左）與上官雲珠（右）合影。



員，邵醉翁就臨時派這姑娘演一角。但這少女從來沒有拍過電影，心慌意亂，拍片時又有不少人在旁邊看熱鬧，水銀燈亮得耀眼。她不小心的絆了電纜，跌了一跤。惹得老闆邵醉翁大發雷霆，用上海話說：「儂阿曉得片子幾個銅鈔一呎？」（你知不知道軟片多少錢一呎呀？）

傲氣十足脾氣倔強

這年輕姑娘聽了，臉一陣紅，一陣白，眼淚汪汪的受了委屈。一氣之下，她說：「本姑娘不幹了！」就此離開了天一影片公司，暗自下定決心，一定要學會演戲，在影劇界出人頭地，給大家瞧瞧她的本領。

這個傲氣十足脾氣倔強的北平姑娘，後來果然在影劇界闖出天下，揚名立萬。成為四十年代著名的演技派大明星！她是誰？舒綉文！說起舒綉文，凡是六十歲以上的電影觀眾，一定知道她的大名，看過她的影片，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。如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中，她演抗戰夫人，那種驕傲自大神色，正和白楊的淪陷夫人，上官雲珠的勝利夫人，成強烈的對比。使這部影片增添了不少光彩。

舒綉文的故事，說來話長，她生於民國四年的安徽省安慶一個舊式知識份子的家庭內。祖籍是安徽黟縣，父親舒子胄，在中學內任國文、歷史教員。他在家鄉早娶了妻子，但又和在師範中學任體育、編織教員的許佩蘭戀愛同居，生下了舒綉文和一大群兒女。

舒子胄家有妻室，在外又和許佩蘭生兒育女

，自然得不到家中人的諒解，在安徽難以容身。在舒綉文六歲時，他們一家人遷到北京去居住。舒子胄在郵局工作，許佩蘭因生兒育女過多，只得放棄工作，做了家庭婦女。他們一家住在北京西單牌樓附近，一條窄胡同的盡頭，一座小四合院內。

參加劇團訓練演技

民國十二年舒綉文八歲，進入北京女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就讀。十三歲時她小學畢業，入北平安徽中學。但舒家境況很不好，而舒綉文尚在讀小學時，她的父親患肺病而失業，家庭沒有收入，生活頓時發生困難。因此舒綉文經常進出當舖和藥店。

更壞的是她的父母得了不良嗜好，抽上大煙，每天躺在床上吞雲吐霧，因此家境越來越窮困。民國十八年，舒綉文十四歲，因交不出學費，只得退學了。

民國二十年，舒綉文還不足十六歲，家裡已經有了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。舒父仍是失業，值錢的東西都當光了，而且負債累累。家裡經常沒有飯吃，大家挨餓，小弟弟終於餓死了。

身為長女的舒綉文，祇有挺起腰來負擔家庭生活。她認得住在胡同對面在華北飯店舞廳內的舞女，就跟著這舞女學了兩個星期的跳舞，改名「許飛瓊」，下海到華北飯店去做舞女了。

舒綉文年紀小，初學跳舞，長得又不頂漂亮，又不懂得舞場內巴結舞客的手段，因此銀燈蠟

板生涯十分清淡，掙到的舞票錢，連家裡最低生活都維持不了。

她做了兩個月的舞女，認得一個在北平一家報社內工作的姓褚的記者。這個青年人對舒綉文吹得天花亂墜，叫她跟他一起去上海，保證幫她找到工作，還答應和她結婚。涉世不深的年輕少女，竟然信以為真，迷上了這個人。

正在這時候，舒家債主逼上門，要拉這個長女去抵債，可能會轉賣到妓院去。舒綉文這時心一橫，背著父母就跟這年輕記者去上海了。

民國二十年夏季，舒綉文和這褚姓青年到上海，先安排她住在北火車站附近的小旅館內，後來又遷住到法租界霞飛路三和公司（里弄名）一家羅宋大菜館的樓下，一間很小的房內。不久，她就發現這個褚姓青年靠不住，他自己在上海「時事新報」找到了工作，卻根本不替舒綉文找份事做。更壞的又發現這個人在上海，已經有了兩個女人，說是他的妻室。對舒綉文不忠實，存心玩弄罷了。

舒綉文想擺脫這個人，但她人生地不熟，只好每天和羅宋菜館內那些山東夥計聊天。有一個經常來吃飯的顧客，聽說她處境困難，很是同情，熱心的幫助她。他就是桂公劍，並帶舒綉文到住在羅宋菜館樓上的李麗蓮家去玩，她是當時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的歌唱演員。

舒綉文在李麗蓮家裡，認得了幾個電影戲劇界的人，如應雲衛、顧文宗等。顧文宗是天一影片公司的劇務，他介紹舒綉文給邵醉翁，擔任「天一」老闆娘陳玉梅的國語指導，拍片時跟在陳

玉梅後面，糾正發音。

那知在拍「芸蘭姑娘」時，舒綉文臨時演一個喜娘，祇有一個鏡頭，就在慌亂中演垮了，挨邵醉翁的罵。她一氣之下，辭職不幹了，出去另闢天地。

民國二十年底，桂公劍、王楊禹、洪逗、趙湘林、李也非、魏鶴齡、劉郁民等在上海組織集美歌舞劇社，約舒綉文參加演話劇。演歌舞的另外有一個班子。演話劇的祇有洪逗和她是女演員，演戲的機會相當多，可以多學到一些表演的本領，舒綉文決定參加。那時搞話劇的生活很苦，收入很少，舒綉文決心一分錢不賺地去學習演戲，為自己做演員打開一條路，同時趁這個機會，脫離了那個姓褚的記者。

集美劇社宣告解散

集美歌舞劇社沒有固定的演出劇場，是走江湖遊碼頭的小戲班。這年底舒綉文跟著他們到嘉興、湖州、常州等地演戲，先演歌舞劇，節目有當時流行的「葡萄仙子」、「小小畫家」等，還有一些舞蹈節目；最後是演一齣話劇，多是獨幕小型的。舒綉文參加後，第一次登台演的話劇，是樓適夷編劇的「活絡」。可是，一路上營業情況很不好，觀眾稀少，收入微薄，劇社艱苦支撐，大有維持不下去的情勢。

到第二年三月間，他們流浪到杭州演出，決定趕排田漢的「名優之死」。這個戲以前魏鶴齡和洪逗一起演出過，現在改由舒綉文來演。魏鶴齡演師傅，教舒綉文唱京戲，並代唱幕後的京戲。

舒綉文如挑重擔，演來十分吃力，因她在戲裡演劉鳳仙，她既不會唱，又不會演，對劉鳳仙這樣的女伶也不熟悉，到了舞台上手腳都無處放，自己感到非常難受。

「名優之死」演出之後，雖有歌舞招徠，但仍是維持不下去。每張戲票只售一角、二角錢，還是沒有什麼人來觀看。出錢支持集美歌舞劇社的是社長王楊禹，他是上海南市的民立女子中學的兒子，擔任民立女中的校長秘書，因為喜歡話劇出錢搞劇社，到這時也感到失望，每人發給三塊錢的路費，叫大夥兒各找出路，集美歌舞劇社就此宣告解散。

在田漢家吃大鍋飯

在「集美」負責劇務的是桂公劍，拉住社內幾個演話劇的人，說杭州有人要組織劇團，約大家參加，勸他們留在杭州，不要走。

那個要辦劇團的是田漢的三弟田洪，他看了「名優之死」，知道「集美」要解散了，就來找桂公劍聯繫。而田洪和田漢等這時已參加中共，正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指示，要在杭州組織劇團，發動宣傳。田洪又從上海帶了中共地下黨員劉保羅和農卓，還有辛漢文、白傑等人來到杭州，住入舒綉文等住的旅館。並帶了些佈景的布料，簡單的燈光道具等，會合了前「集美」的人員，在民國二十一年五月，組成了五月花劇社。參加這劇社的有舒綉文、魏鶴齡、趙湘林、李也非、桂公劍等人，田漢並為劇社寫成立宣言。

舒綉文和左派劇人搭上關係，也是從五月花

劇社開始的。據社成立後第一個戲，是描寫工人罷工遊行的廣場戲「一致」，是在杭州西湖畔一個廣場上演出的。魏鶴齡擔任主角，其餘的人演群眾，由劉保羅導演。在廣場上演了三場後，又在民衆教育館的小劇場中演出「亂鐘」、「戰友」、「居住二樓的人」等獨幕劇，也都是劉保羅導演的。由於演員太缺，有一些劇社以外的人，也來協助演出。如歐陽予倩之子歐陽山尊，在杭州電廠當學徒，這時參加了五月花劇社。

除在民衆教育館演出，杭州有些學校也邀他們去演戲，但演出照例是不收錢的。在劇場演出票價只售一角、二角，付出場租後所剩無幾，因此生活很艱苦，只能睡在舞台上，每人每天最多發小洋兩角，吃一碗陽春麵，有時連麵都吃不到，便步行幾里到鄉下田漢的母親家去吃大鍋飯。

民族生存沿街拍片

這年六月中旬，國民黨的省黨部送八十元津貼給五月花劇社，和一個「合作之初」的劇本，要他們演出。並規定以後演出每一個戲，要先審查，如此每月可領八十元津貼。五月花劇社正鬧經濟困難，八十元是及時雨，但他們必須接受演省黨部的劇本，這些左派劇人就把「合作之初」大加刪改，弄得面目全非。後來被省黨部發現了，下令禁演，同時以後津貼也停發，且對這個劇社的背景和活動的企圖，漸加注意和深入調查。

八月中，五月花劇社排演田漢新編的劇本「洪水」，準備在青年會禮堂演出，當天下午終於

出事了。舒綉文等在禮堂門口蹲著吃晚飯，突然闖進來十多個全副武裝的軍警，把他們包圍起來。提出劉保羅、農卓和田洪三個人名字，要把他們帶走。田洪正在舞台上裝布景，不知道已出了事。舒綉文端著飯碗擠進看熱鬧的人群，溜到後台通知田洪快跑，田洪就此溜脫。桂公劍向軍警交涉，結果他和劉保羅、農卓三人被捉走了；軍警並宣佈警備司令部的命令，劇社查封，演出禁止，其他人員立刻驅逐出境。可見當局並不含糊，對中共的活動終於採取了行動。

舒綉文、李也非和辛漢文等回到旅館，發現房間門上貼了封條，他們不能入內取物，天已黑了，沒有地方可過夜，只好去西湖邊上租了一條小船，幾個人在小船上熬過了一夜，第二天清早搭火車返上海，而被捕的桂公劍等三人，被判五年徒刑。

舒綉文返滬後，八月中經辛漢文的聯繫，和李也非等在新世界遊藝場演出話劇「嬰孩殺戮」和「千方百計」。吃住都在舞台上，前後共演了一個多月左右。這年冬季，辛漢文、田洪帶她到春秋劇社，遇見了過去集美歌舞劇社的王惕禹、洪逗、魏鶴齡等人，演出「名優之死」、「雷雨」和「暴風雨中的七個女性」，舒綉文這時才認識田漢。

這時，田漢正在上海藝華影片公司編導「民族生存」影片，他請舒綉文和趙湘林一同去演這部電影。這是舒綉文第一次參加拍片工作，在銀幕上露臉。

說來拍攝「民族生存」，好像開玩笑似的。

田漢沒有寫出劇本來，也沒有固定攝製地點，由兩個大力士查瑞龍和魏鵬飛協助拍攝，需要什麼都由他們去辦理，同時也在影片中擔任配角。他們弄來一輛大卡車，把攝影機裝在車上，職員們坐在車中，就開車在馬路上到處兜圈子，田漢看見什麼合適的地方，就停車大家下來拍一段，這樣的拍影片，雜亂無章，自然好不到那兒去。

「藝華」最初是查瑞龍和魏鵬飛投資設立，拍攝「民族生存」，不過是因日本侵華，激起國人抗日情緒高漲，抗日日影片投合觀眾所好，希望有錢可賺。但他們財力有限，拍攝到一半，就花光了鈔票，難以為繼。查瑞龍和魏鵬飛是上海青幫頭子嚴春堂的徒弟，就向師父商量。嚴春堂販烟土起家，發了大財，感到電影是文化事業，搞起來比販毒名聲好聽，於是把「藝華」接手過來，由他投資繼續拍片，所有工作人員也留用。

民國二十二年春末，「民族生存」將要拍完了，發現還要補戲再拍。「藝華」和舒綉文訂半年合同，但她沒有去拍「民族生存」，而去舟山群島拍攝岳楓執導的「中國海的怒潮」，袁美雲、王引主演，舒綉文是配角，只拍了幾個鏡頭。

入幕之賓多采多姿

舒綉文在「藝華」每月領四十元的薪金，她把母親和妹妹從北平接到上海同住。在這以前，她演戲除了有飯吃，從沒有發給過薪水。她們母女三人省吃儉用，每月除去生活開支，還能餘下一點錢，寄回北平給父親和兩個弟弟，總算生活安定了一些。可是時間很短，到同年十一月中，

她和「藝華」合同期滿，全家生活又成了問題，她的母親和妹妹只得重返北平。

民國二十二年底，唐槐秋在上海成立中國旅行劇團，排演話劇「梅羅香」，約舒綉文去扮演筱春蘭。她參加「中旅」，每月除供應伙食之外，只發十塊錢的零用。

民國二十三年，她隨「中旅」到南京演出「梅羅香」、「有家室的人」等劇。當時劇團的領隊是潘子農，在「中旅」結束南京的演出，準備前往北平的時候，潘子農告訴舒綉文，他有辦法介紹她去當時上海最大的明星影片公司當演員。潘子農弄到了王平陵的一封信，順利地把舒綉文介紹進明星影片公司，簽了三年的基本演員的合約。

可是潘子農並不是無條件的幫助她，借著介紹進「明星」公司的功勞，纏住了舒綉文。最初舒綉文對他還敷衍，但進入「明星」大門後，遇見了自美國好萊塢留學回來的首席攝影師王士珍，心思就轉變了，想擺脫潘子農。據她自己說：她不喜歡潘子農另一個理由，這個人對女人有虐待狂，令舒綉文受不了！

舒綉文在明星影片公司工作的三年內，拍了兩部戲份較多的影片「夜來香」和「新舊上海」。另外拍攝「女兒經」、「劫後桃花」、「大家庭」、「兄弟行」和「四千金」等片。又曾被特約借到上海聯華影片公司演出沈浮導演的影片「搖錢樹」。這時期她認得白楊、趙丹等許多名演員，幾經奮鬥，在電影圈內已有一些小名氣了。但是潘子農對她的糾纏，仍未終止。民國二

十四年底，舒綉文去南京，參加中國舞台協會主演田漢編劇的「械鬥」。她拍電報到北平，把父母弟妹等全部接來上海，同住一起。因有了家人的協助，潘子農失望，終於離開了她。

說到當時影劇界的男女關係，看得很輕淡，合得來就同居，厭倦了就分手。舒綉文在潘子農之前，除了那個姓褚的記者，還有在杭州演戲時的辛漢文，也是入幕之賓！以後王士珍、孫師毅等，還有不少人哩！真可說是「多采多姿」！

得罪藍蘋埋下殺機

民國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間，她參加上海業餘劇人協會的劇團，登台演話劇「大雷雨」、「原野」和「武則天」等戲。民國二十五年，又曾赴南京演「大雷雨」。

她演「大雷雨」，種下了日後在「文化大革命」中殺身之禍！因和舒綉文同台演戲的影劇人，有趙丹、鄭君里、葉露茜、顧而已、歐陽山尊等，此外還有個影劇界（也是全中國的）「大災星」藍蘋！她就是後來搭上了毛澤東，三十多年後發動「文化大革命」，鬧得天翻地覆，民不聊生的「四人幫」之首江青！

江青是山東省諸城人，真實姓名樂淑豪，後改從母姓為李青鶴或李雲鶴。少女時投考入設在濟南的山東省實驗戲劇學院就讀。筆者在二十多年前，執教於板橋的國立台灣藝專，曾遇見一位老教授，她曾在山東實驗戲劇學院任教，江青還是她手上錄取的。因在口試時，江青一口諸城話，原是不合格錄取的。但留了兩條油光光烏黑的

大辮子，覺得很有性格，印象不錯，破例取了她的。那知入學時，江青剪了短髮，兩條辮子不見了，老教授大為失望。

在台灣，曾和江青同學的影劇人，還有好幾個哩！他們聊起她大膽妄為，曾黑夜摸入濟南文廟，偷走孔夫子的神主牌位，丟入毛廁內。濟南全城震驚，因這在孔夫子的家鄉呀！由這件事可見她的叛逆性。

江青後來赴青島，投奔青島大學教授趙太侔的夫人俞珊，被收留在圖書館內工作，認得了俞珊之侄俞啟威（化名黃域），是中共地下黨員，介紹江青入黨，她並和俞啟威結婚。後俞啟威被捕，江青跟到了青島來拍影片「劫後桃花」的導演史東山去上海。

江青化名張淑貞、李雲吉、李鶴，在滬西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當教員，仍作赤色活動，被發覺逮捕，關了兩個月，出獄後改名藍蘋，進入左派影人主持的電通影片公司，但星運不佳，在「自由神」中飾個戲很少的女兵。那時上海影劇界人才濟濟，她要混出頭，很不容易！因此江青利用影評人唐納（真實姓名馬季良，或馬驥良），用他一支筆，捧她成大明星，並不惜和唐納結婚。

但他倆個性不同，結婚不到三個月就鬧翻，害唐納先後兩度自殺（民國七十七年八月廿五日唐納在巴黎去世。在中共席捲大陸後，他不回去，赴法國開餐館，躲開了江青，故未遭毒手）。

在上海業餘劇人劇團演「大雷雨」時，舒綉文、葉露茜戲份重，是女主角，唯有藍蘋戲不多，是配角。她又氣又恨，但又爭不過人家。藍蘋

器量狹窄，就此結下仇恨。尤其對舒綉文，她不服氣，為什麼要屈居其下？這種心理使她日後得勢後，就要對昔日壓在她上面的人，痛加報復！

舒綉文等人和江青結怨，另一件事發生在抗戰時期。藍蘋已潛赴延安，投入毛澤東的懷抱，做了「特別助理」，民國三十四年因牙病赴重慶醫治。江青竟約唐納於「凱歌歸」酒家見面，唐納那敢招惹她，拒絕會面。她又透過鄭君里，約抗戰前在上海影劇界工作的人士聚會。舒綉文等敬而遠之，對她十分冷淡，不去見面。江青此舉是在炫耀自己已非吳下阿蒙，貴為毛澤東的「床頭人」了！那些影劇界人士應開盛大的歡迎會，把她捧上天去，江青心裡才高興。那知舒綉文等不想逢迎拍馬，使江青大為失望。對這些不識相的人，恨之入骨！種下了日後的殺機！

投靠中製生活有著

這年二月，史東山在上海新華影片公司當導演，知道舒綉文和「明星」公司合同再過半年就期滿了。他替「新華」拉演員，找舒綉文預簽了一年合同，在八月十日生效。那知平地起風雷，她和「新華」合同生效的第三天，日軍向保衛上海地區國軍開火，爆發了「八一三」上海抗戰。不少電影公司製片廠陷於火線中，被砲火損毀。

大家忙著逃難，那有人看電影？各家電影公司紛紛關門，停止拍片。明星公司欠舒綉文數月薪水，無處去討。新華公司的合同也成廢紙。舒綉文一家人都失業，生活又陷入困境。

抗戰軍興，全中國人進入支持抗日的熱潮中。影劇界人士紛紛離開上海，去大後方參加抗日宣傳運動，共赴國難。且事實上上海各電影公司不再拍片，也無事可做。舒綉文和她的妹妹、王士珍、史東山、黎莉莉、張進德等九人，十月一日乘船到漢口，參加軍方的中國電影製片廠。這家廠抗戰前是軍事委員會南昌行營的電影股，只能拍攝新聞片。抗戰中擴大組織，改組成中國電影製片廠。後來武漢成立軍事委員會政治部（部長陳誠，副部長周恩來），改歸該部第三廳（廳長郭沫若）。那是「國共合作」時期，中共和左派份子參加政治部工作，第三廳主管宣傳，在周恩來、郭沫若的策劃，大批赤色文化人進入該廳，位居要津。舒綉文等報到後，每月領五十元生活津貼，那是「抗戰待遇」，大家都是一律的。這時法幣還沒有大幅貶值，五十元津貼不無小補。

舒綉文到武漢第二晚，就參加演出話劇「前夜」，後來又演「中國萬歲」、「夜光杯」、「古城的怒吼」等抗日宣傳戲，並參加中國電影製片廠拍攝「保衛我們的土地」影片。

民國二十七年春天，舒綉文接到上海寄來的家書，她的大弟弟因病和勞累過度去世了，二弟離家出走，下落不明，家中父母無人照顧，父親肺病復發，要她的妹妹回上海去照顧兩老。但這

時若去上海，要繞道香港，路費很貴，舒綉文籌不出來。正巧唐槐秋、中國旅行劇團來到漢口，準備到香港演出，再返上海。可是缺少演員，約舒綉文幫忙演兩個戲。談妥她不收報酬，只要「中旅」負責送她妹妹回上海。

於是舒綉文姊妹跟「中旅」劇團到香港，演出「前夜」和「雷雨」。由唐槐秋買船票，送舒綉文返滬。舒綉文在香港和廣州演戲結束後，搭政治部第三廳到香港購買器材的運貨卡車回到漢口。而這時，日軍進犯吃緊，武漢正在撤退中，她就跟大夥兒撤往重慶。

機智對付蒙古獒犬

不久武漢就淪陷了。舒綉文在重慶，在舞台上很活躍，演出「為自由和平而戰」、「中國萬歲」、「霧重慶」、「殘霧」、「棠棣之花」、「虎符」、「蛻變」、「藍蝴蝶」、「青春不再」、「走」等話劇。又為「中製」拍攝影片「塞上風雲」、「好丈夫」和「血濺櫻花」。

說到「塞上風雲」，舒綉文、黎莉莉、吳茵等親赴內蒙沙漠中拍攝。在一望無際的層層沙浪上，縱馬馳騁，嘻笑追逐。有一次她們三人放馬出遊，不幸遇上大風，沙丘變形，迷失了方向。正焦急的尋覓歸途時，又遭幾條蒙古大狗圍困，內蒙狗大如虎，兇猛異常，早有人警告過，外出遇狗千萬別跑，要將馬頭對牠，就不敢咬人。如果一跑被狗追上，就難免咬下馬來，非死即傷。

這時，舒綉文當機立斷，迅速解下腰間皮帶，代替武器，左右抽打，使惡狗不得近身。吳茵

和黎莉莉見狀，照此辦理。她們三人背對背，成三角形，都以馬頭對狗。這樣邊抽打，邊叫喊，堅持了二十多分鐘，心情緊張極頂。幸好攝製組令人策馬出尋，人多勢大，才解了圍。經過這次歷險，大家認為舒綉文機智勇敢有魄力，遇事不亂有主見。女演員們無形中以她為首，大家跟在後面。

另外一次意外，是導演應雲衛帶著他的妻子程夢蓮隨隊入內蒙，不料她隱瞞了身孕。女演員學騎馬，她也跟著學，不小心跌下馬來，當晚就流產。房內四個女人同住，半夜裡程夢蓮大叫：「下來了！」吳茵和黎莉莉嚇得面面相覷，無能為力。舒綉文卻挺身而起，動手把初步成形的五個月死胎接了下來，救了大人一命。

後來吳茵問她怎麼會接生的？舒綉文說：「我那會接生？這是逼上梁山！」

抗戰勝利後，民國三十五年初，舒綉文返上海。她仍是「中製」演員，卻在上海拍左派色彩的影片。翌年，「中製」把十三個不工作的職員停職，包括舒綉文在內。

前往天津轉投北京

這年間，她在上海拍攝「一江春水向東流」，和白楊、陶金、上官雲珠等合作。另外，又在「國泰」和「大同」公司，主演「兇手」、「裙帶風」、「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」等片。這些影片均染上左派的「統戰」色彩，舒綉文耳濡目染，明顯的在向「左」轉。她正式成為中共的黨員，那是在民國四十七年，在北平的「人民藝術劇

院」時期。但她入黨後僅八年，「文化大革命」開始，結果把性命都葬送掉了。

在民國三十七年後，中國大陸烽火連天，剿共戰亂戰爭激烈。這年五月，舒綉文和顧而已、孫道臨、歐陽予倩等躲到香港去了。她替香港大光明影業公司拍了「野火春風」和「戀愛之道」，又在永華影業公司主演「春城花落」和「大涼山恩仇記」。她在香港電影界工作，有很好的發展，生活也很舒適。但她那個被染紅的頭腦，卻不想在此長住，心中一直想回大陸去。

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底，葉以群通知舒綉文等人，中共在北平召開「第一屆文化工作代表大會」，周恩來要他們回大陸去當代表。這時，「永華」李祖永正和舒綉文談條件，邀她簽一年基本演員合同，留在香港拍片。但著迷了的舒綉文，竟不辭而別，香港的家也不要了，五月四日和黃藥眠、傅天仇、張文化等十多人，在周而復的帶領下，悄悄乘岳州號輪船，前往天津，轉赴北平。

在「一屆文代會」後，舒綉文參加中共「中央電影局」，被派到「上海電影製片廠」工作。又演出話劇「怒吼吧！中國」。並穿上軍裝，和張駿祥、顧仲彝等赴「四野」部隊生活三個月，南下到桂林。

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，舒綉文回「上海電影製片廠」當演員，拍攝「女司機」、「一場風波」和「李時珍」等片。可是大陸的電影製片廠官僚化，拍片從不講究效率。大部份優秀的影人空閒著，無片可拍。坐寫字檯打毛線消磨時間，或

是進行「政治學習」。但演員的青春是有限的，不能這樣的浪費，消耗了青春不值，可是中共卻無視於此。田漢看不慣，接受很多演員的哭訴，曾寫了一篇「為演員的青春請命」，發表在「戲劇報」上，但中共不加以理睬，田漢因此得罪了那些「文化頭子」，後來遭清算鬥爭，死在獄中。

舒綉文無片可拍，閒著發悶，參加「上海譯製廠」（那是把外國影片對白譯成中文配音的廠），翻譯配音「母親」、「鄉村女教師」、「安娜·卡列尼娜」等幾部蘇俄影片。還配了幾部卡通影片、紀錄片的對白。這真是大才小用，浪費優秀演員。

舒綉文有不輕的心臟病，民國四十六年從「上影」調到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」工作。她先後參加演出話劇「帶槍的人」、「烈火紅心」、「駱駝祥子」、「伊索」、「關漢卿」、「紅色宣傳員」和「北京人」等戲，並當選「人大」代表，「政協」委員，被評為「文藝一級」委員。（大陸上嚴分階級，不論作家、教授、影劇人等，均評定等級。列入那一級的，就領取機構發給那一級的待遇，不能越級多領）。

文 革 遭 門 體 無 完 膚

舒綉文雖是「文藝一級」，地位最高的。但在「人藝」仍然是浪費，演戲很少，在「風雪夜歸人」話劇中，演只有六句台詞的女學生，在台上轉一圈就下來，演完了。「帶槍的人」中，演一個沒有一句台詞的女打字員。唯有在「駱駝祥子」中，扮演虎妞，是挑大樑的女主角，對了她

的戲路子，演來得心應手，爐火純青，把這個熱情潑辣，自私又真摯善良的虎妞，塑造得維妙維肖，給觀眾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。當時副總導演歐陽山尊建議把這舞台劇拍成影片，保留下來。但製片廠的共幹冷冷地說：「這不是『駱駝祥子』，而是『虎妞傳』。她是個屬於剝削階級的車廠女兒，不應為她樹碑立傳！」這是發生在「反右傾」期間，這勺冷水澆下，自然打消了拍成舞台紀錄片的建議。

舒綉文的心臟病和中國大陸的政治風暴一般，越來越厲害，嚴重到要去上海開刀，進行手術。當她動了手術回北京時，「文化大革命」已經開始了。「毛娘娘」江青正指揮那群「紅衛兵」，在大陸各地造反，文攻武鬥，鬧得鬼哭神號，天翻地覆。江青心中懷恨的三十年代的影劇人，頓時遭殃！她得到了報復的機會！殺之為快！

舒綉文開刀後身體很虛弱，體力尚未恢復，就被迫參加運動。「人藝」的劇人被所謂「無產階級群眾專政」，大夥兒圍在北京燈市口「大樓」，那是劇院製作布景的地方，名之為「住讀」。舒綉文也是「專政」的對象，但要她住在宿舍內，每天到「大樓」報到，名之為「走讀」。她住的宿舍和「大樓」雖只有一站路，但對一個剛動完心臟手術未復元的人，卻是「難於上青天」。她想僱一輛三輪車代步，未獲批准，只能摸著牆壁，一步一步的走去，其痛苦可知。

那幢關閉劇人的「大樓」，即是「牛棚」，舒綉文、呂恩、楊薇三人隔離關在一間沒有窗戶的小屋內。有一天，外埠有一批「紅衛兵」來提

審舒綉文，也許提審的對象太多了，沒有地方審問，就在呂恩關閉的小屋外面，審問舒綉文，只隔了一扇彈簧門，室內的呂恩聽得很清楚。

據呂恩的回憶，這次恐怖的審問情形，先是那群人向舒綉文亂罵一通，繼之集中追問她三十年代演過的戲，和什麼人同台演出等等。當舒綉文談到在上海業餘劇人劇團演出「大雷雨」時，審問頓時緊張起來，進入了高潮。那批「紅衛兵」包圍住舒綉文，緊迫的追問她和那些人合演。

舒綉文說出了趙丹、趙君里、葉露茜、顧而已、歐陽山尊等人的名字，就緊閉牙關，沉默下來。審問者緊張地追問：「還有誰？還有誰？快說出來……」

舒綉文就是不講。審問者就抄起手掌，「拍！拍！拍……」連打她幾個耳光。加上一連串髒話的謾罵。又傳來拍桌子踢椅子聲音。那人用更嚴厲的聲音問：「你說不說？還有誰？……」

「……」舒綉文仍是不回答。那些人火大了，又「辟辟拍拍」的亂打，不但是擰耳光，拳腳已加到心臟虛弱的舒綉文身上，下手很重，打得她痛不可當。

「你們怎麼打人？」舒綉文再也無法忍受，大叫起來。

這一叫，卻把這幾個動武的傢伙鎮住了。但是他們是不會甘休的，其中一個頭頭威脅地說：「你把今天交代的，要寫出來，今天沒有交代的也要寫出來！你瞞不了，我們都知道。明天上午來拿材料，一定都要寫出來。不然，哼！你等著瞧！饒不了你！」

等這伙凶煞神走了後，呂恩等輕輕拉開彈簧門，扶舒綉文進來。看到她淚痕滿臉，顴骨突起，兩頰通紅，眼窩深陷，張開大嘴吸氣，一進門來就伏倒在桌子上咳嗽氣喘。

稍稍平息一會後，她喃喃自語道：「我知道，他們要問的是誰。我就是不說，死也不說。」

呂恩等人心裡也明白，那些人逼問舒綉文，要追問的同台演戲的人是那一個，要她親口說出「藍蘋」來！但舒綉文知道利害，在這江青操生殺大權造反之際，她若講出「藍蘋」兩字，等於是翻江青的底牌。立刻會加上「攻擊偉大的旗手」的「反革命」帽子將她處死！所以她不管挨多少狠惡的毆打，仍是咬緊牙關，堅不吐露！可是如此逼供毆打，舒綉文的身體又受不住，再挨下去將被打死。總之，說與不說，都沒有活路。

民國五十七年秋季，呂恩等在「牛棚」中不見了舒綉文，偶然在批鬥場合遇見，也勒令她不准說話。有一天下午，在廁所內呂恩見了她，悄悄問她近來身體如何？呂恩看見舒綉文腹部隆起，鼓鼓的，猜是腹水。呂恩大吃一驚，忘記了不准交談的禁令，大聲喊起來：「你病成這個樣子，為什麼不講？你要去治病！」

呂恩不管什麼禁令，衝出去找她的那個「學習班」班長歐陽山尊（他也是被「專政」的人），把舒綉文病情惡化情況告訴了他。幾天後，舒綉文被送去住院。

又一年的春節，呂恩從「牛棚」中出來，仍是受「監督」「專政」，但有回家的自由了。她在春節中偷去醫院看舒綉文，舒綉文見面就說：

「你的處境也不好，以後不要來！他們知道你來『串連』，要挨批的！」

死後平反遺有二子

舒綉文病況仍是不好，肚內腹水有增無減，腳和腿都腫得穿不上鞋襪，水從她透亮的腿腳毛孔中滲出。

她住在醫院內真沒有好日子過。當時院內也在搞政治鬥爭，造反派鬧得一切紊亂不堪。舒綉文住在大病房內，打鈴沒有人理睬，還說「臭明星還要擺什麼架子！」當然更沒有得到急需的治療。歐陽山尊曾在監視下去探望她一次，舒綉文腹水肚子漲得很大，只能坐著，小腿也漲得裂開流水，抹上的龍膽紫和著滲出來的液體，流到地上，染成一片紫色。看了這情形，不禁泫然淚下。

歐陽山尊問她需要什麼？舒綉文說：「只要一根手杖，好撐著上廁所。後來，歐陽山尊把他父親歐陽子倩遺下的一枝手杖送去。那是見她最後一面，不久她就去世了，活了五十四歲。

民國六十八年五月中，在江青等被捕，「四人幫」垮台後，大陸影劇界舉行舒綉文追悼會，稱頌這位一代名優，對中國電影戲劇上的卓越貢獻。回溯中共過去為了「統戰」需要，盡力拉攏影劇界人士，引誘他們靠攏，向左轉，為中共賣命；當取得了中國大陸，成立赤色政權後，對這些所謂「舊社會中過渡來的」影劇人，卻予以凍結冷落，最後是發動「文化大革命」，將他們踐踏消滅！舒綉文的悲劇，祇是那些喝了紅色迷魂

湯的人們典型故事之一。舒綉文有個兒子在台灣（他不姓舒），過去曾一度在電視台從事編劇工作。但他從不提自己母親的事。別人知道了，

也不便詢問。另外她還有個兒子舒兆元，是在大陸上，也是從事演員職業的。

王士珍在台灣，在早期的「農教」和「中影

」，曾任台中製片廠副廠長。雖是著名的攝影師，但在台拍片很少。現在已退休了。是否住在台灣還是美國？很久未得到他的消息，不清楚。



①逗人憐愛的影劇雙棲明星舒綉文。

②一九三四年舒綉文在中國旅行劇團演出「梅羅香」時的劇照。

③「天一影片公司」創辦人邵醉翁與影星夫人陳玉梅合影。